

A: 我无所谓了, 看缘分吧。

H: 我觉得你要改变一种观念。为什么汉族人可以讲缘分, 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大, 你知道么, 你喜欢的人, 哪怕是万里挑一, 十几亿人里边你挑去吧, 很容易遇到。我们是人海里头捞针, 你捞完了, 捞起来看看, 发现不是你想要的那种, 还要丢掉继续捞。这个是很衰的一件事情。

A: 对, 我也觉得。

H: 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, 所以我现在就决定完全不找对象。那你其实就是虽然对你眼前的状况, 谈恋爱这件事情, 感觉很消极, 但是你觉得你未来, 还是很积极的对吧。但是在我看来呢, 这个积极, 基本上是在盲目的基础上, 完全是对未来盲目的猜测, 基本上没有根据。有汉族人追过你没?

A: 有! 我会说我有男朋友, 我就跟他说假话。

H: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, 你不能找汉族男朋友?

A: 因为他会说: 我会尊重你呀, 我从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啊, 我会学。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, 我有男朋友了。

H: 那如果抛掉宗教和生活习惯之类的因素, 考虑两个人相处的话, 一个维族文化背景男孩和一个汉族文化背景的男孩, 你会倾向于哪个?

A: 不想找汉族。

H: 为什么?

A: 因为我想要我孩子的血统是纯的。(笑)

H: 没有没有, 这个我很能理解。

A: 很多人不能理解。

H: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碰撞的问题, 一方面你会很传统地考虑你的家庭、你的后代这些, 一方面又有一些人是很现代很独立的, 只考虑自己的人生。对于女孩子来说, 对自己更为有利的, 从自私的角度看, 我去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价值观的话, 我可以有更多的空间, 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, 不用像很多维族女孩子一样表里不一、人前人后都带着面具。

A: 我特别不喜欢里边和外边不一样的。

H: 所以维族人的圈子我怎么都融入不进去, 他们会说, 这话你也说?!

A: 觉得你太开放。

H: 我这完全是一种自私的选择, 对我来说这样是有好处的, 否则我就会很压抑, 我不喜欢压抑自己。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个问题, 完全是一个假设, 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说为了孩子。其实混血的小孩儿又漂亮又聪明, 那你为什么呢?

A: 因为现在人也越来越少, 以后民族的, 最后最后就是……

H: 你不觉得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趋势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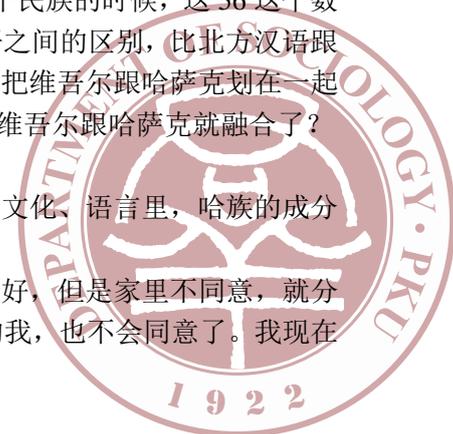
A: 但是我不希望这种趋势, 我希望这个民族可以继续存在。

H: 但是, 其实民族它不像你现在看到的, 就是说给你划出来说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、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的, 很多很多都是带有人为的因素的。就是划分 56 个民族的时候, 这 56 这个数字是怎么定下来的? 特别随意。比如说维族跟哈族, 维语跟哈语之间的区别, 比北方汉语跟粤语之间的区别大么? 如果不是受苏联影响, 不考虑政治因素, 把维吾尔跟哈萨克划在一起叫突厥民族行不行? 那如果 50 多年前是这么划了, 有没有可能维吾尔跟哈萨克就融合了?

A: 有可能。

H: 那你觉不觉得, 哈族人口少一点, 维族人口多一点, 合并以后的文化、语言里, 哈族的成分少一点, 难道哈萨克就很悲哀么?

A: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, 我有个好朋友的男朋友是哈族。他们特别好, 但是家里不同意, 就分手了。我想如果是我的话, 我完全可以跟他谈, 但是要是以前的我, 也不会同意了。我现在



- 觉得，只要是穆斯林就可以了。
- H:** 如果是回族呢？
- A:** 也可以接受。
- H:** 你家能接受么？
- A:** 肯定不能。我现在就觉得，只要他是穆斯林就可以。
- H:** 那如果是一个汉族人入教了，真的接受了洗礼呢？
- A:** 那我觉得也可以。
- H:** 对了，你从小受到的宗教的教育多么？家里会特别有意地说么？
- A:** 我爸爸管得特别严。
- H:** 这个不是说管得严的问题，我爸爸管得也严，但是教育不多。
- A:** 我爸爸对我这方面的教育特别多，我自己也是，很注意。
- H:** 不是说管你，不该做这个、不该做那个这样。
- A:** 不是限制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真正是那样（愿意），是吧。
- H:** 对呀。而且家里面的教育不仅仅是限于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，还有一些宗教内涵的教育。
- A:** 对吧。小时候知道的不是很多，爸爸会说一些事情，不会直接说你不能做什么，而是说我们作为穆斯林应该怎么做。
- H:** 但是，这个依然还是在限制你。
- A:** 但是我不会觉得是限制。我们宿舍的人，经常会说，你们想吃什么都吃不到，真可怜。我不会觉得是可怜，我觉得这非常好。我不会觉得我受到了很多限制。
- H:** 我不一样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（宗教禁忌）完全是出于生活习惯，我不会把它放在信仰这个高度。不是说因为我信什么，然后我不去做这些事情，而仅仅是我习惯不去做这些事情。

【网络文章】

我和我的西藏学生¹

中国内地有许多的西藏班，藏区的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可以开始报考内地西藏班，读完初中可以再考高中、中专，读完高中可以考大学，读完中专就直接回西藏工作去了。在内地读西藏班的西藏学生，必须回西藏工作，因为他们所有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国家负担的。

我 1998—2000 年在上海行政管理学校做了两年老师。上海有两个学校有西藏班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当听说安排我做西藏班班主任时，心情非常的新鲜激动，脑袋里充满了“雪域、哈达、布达拉宫”这样的字眼。我和校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西藏学生去火车站接我班的新生，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上海的生活，他们很团结很干练，几乎不用我操什么心，就把他们的师弟师妹接回学校，照顾得井井有条。而我自己的西藏学生，也要在短短的数年里，经历他们那样的转变。

¹ 这是 2009 年在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篇文章，标注来自（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2009 年 4 月 25 日，Crystal 《联合早报网》），是否属实未经核对。但是内容生动，不妨作为一个参考材料来阅读。



刚开始接触我的西藏学生时，冲击还是非常大。他们是已经在内地读了三年初中的学生，但有些学生还是异常紧张羞怯，你温和地和他们说话，他们都象受了惊一样，还会发出不自然的尖笑。我想这是长期在封闭单纯环境里生活的人，初入陌生繁华都市的反应吧。天气还热，一出汗，藏族学生身上就会散发出浓烈的异味，这是汉族学生和老师很难忍受的，但如果你表露出嫌恶，就会极大地冒犯他们。让新生养成定期洗澡的习惯，是重要而困难的一件事。女生一般适应得很快，男生的话就要差一点。

平心而论，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做了很多事的。我看见网上有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仅就我见到的情况说，国家负担了西藏学生全部的学费、生活费、医疗费，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都是学校配发，还有两个企业提供高额的奖学金。每年过藏历新年的时候，专门给他们拨钱买装饰品和加餐。每年有旅游、看电影、看演出、参观等机会。对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思想控制，像我做班主任的，一点大道理也不会说，每星期开一次班会课，都是苦口婆心地讲不要抽烟和不要谈恋爱。但我想说一些我观察到的问题。

从我和西藏学生接触的情况看，我觉得藏区贫富差距非常大。西藏是个自然环境非常严酷的地方，若是普通农牧民靠自己生产，收入非常之低，生活很艰苦。但国家对西藏投入巨大，以至于只要不是农牧民，而是有个工作的人，不管是机关干部，还是普通工厂的工人，收入就很高。我看过我学生的档案，有他们家庭情况的资料。当时是1998年，据我的一个学生讲，他的父母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，月收入有6000元之多。而上海当时普遍是一两千元的工资。这样造成的贫富差距就很大。我班上的学生，如果是农牧民家庭的，除了国家给的生活费，几乎就无钱可花，而父母有工作的，就大手大脚花钱，明显超过一般上海学生。我班上花钱最厉害、最让我头痛的一个学生，父亲据说是西藏党校的校长。后来我看报道，说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加大了对农牧民的补助，但中国之大，靠补助永远是搞不公平的。我同事说，他去年代表教育部去过青海，因为中国是典型的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，国家对西藏、新疆投入很大，却忽略了青海，青海非常之苦。又因为在青海、甘肃、四川等省，藏民是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的，国家不可能只补贴藏民，因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民受惠很少。你看新闻报道中，事件频发的多在青海、四川等地，并不在西藏自治区内。

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腐败，尤其是藏族官员的腐败。和我建立了私人友谊的一个高年级女孩告诉我，她是牧民的女儿，他们知道投考内地西藏班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，因此拼命努力。但如果一个地区招收十个学生的话，差不多要考到前三名才有机会，因为其他名额都会被有关系的人拿走。在西藏的行政系统内，中国共产党是依赖自己培养的藏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的。由于要倚重他们，又由于不同民族交流的敏感，对藏族干部较其他地区更为宽松，这样显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。而同样，官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更严重和复杂的后果。我的西藏学生中，有些根本不在乎学习，他们有恃无恐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是干部。而有些极其刻苦努力的农牧民子女，却知道无论自己多么优秀努力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前途。不象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提供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，普通人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可以获得一席之地，西藏是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地方，学生找工作都要靠分配，这样就产生了腐败的温床。我所喜欢的那个西藏女孩，年年考第一，但毕业后去了一个偏远地区，在一个小饭店里做会计，另有一个表现优异的班长，到了乡下去，那个地方电也不通，他写信自嘲说天天开烛光晚会。而学习远不如她的同学，在拉萨做舒服高薪的公务员。我从学生身上观察到的社会不公，折射扩大到整个地区的各个层面，让我觉得西藏自治区暗流涌动，潜伏着危机。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，在全中国都是司空见惯，但在民族自治区，矛盾却极容易激化。

由于是否能获得一个好工作会带来人生命运天上地下的差别，有些本是农牧民子女的学生，表现出异常强烈的“争取进步”。我才宣布完班级干部组成名单，就有学生留下来和我直接说，他要当班长，他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包在他身上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他就是要当班长。而另一



个学生也告诉我说，他能做多少事，也要当班长。后来我发现，对老师阴阳怪气、爱理不理的，多是干部子弟，也就是已经“进入了”国家队伍的。而表现积极的，肯定是农牧民子弟，为了要挤进国家干部队伍。

我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几乎斗了两年，其中一个竟然还让管宿舍的阿姨到我这儿来打另一个的小报告。我的班长能力极强，所有事一把抓，我几乎插不上手。我试图在班里搞民主，让他们投票选举班干部，这么简单的事，也能在班里搞出复杂的派系斗争。当我发现我的班长连我的小报告都打时，不由暗自怒上心头。正在此时，他在操场上捡到了一张 IC 卡，他明明知道这是别的西藏学生的（学校给西藏学生发特殊的 IC 卡，每月打一定的钱进去，他们可以在食堂和学校商店使用），却上商店去一次性用完花光。但西藏学生就这么两三百人，小店营业员几乎人人都认识。一个平时从来不怎么花钱的，突然一下子花这么多，肯定会有很深的印象。丢卡的学生到小店一问，事情立刻穿帮。这样的事情如果报告给学校，他的班长立刻就要撤了。据说我的班长跪下来求了别人，说这是西藏学生的丑事，不要让汉族老师知道，人家放过了他，但自己班上的同学不放过他，就告诉了我。我把我的班长叫到办公室，问他这件事，他开始不承认，后来就不说话。我看他精神压力太大，就和他聊别的事，问他家里的情况。他一直咧着嘴笑着，说阿爸阿妈在家里，种地有多么多么苦，年纪上去一点就干不动了；他的一个哥哥出了什么事，另一个哥哥伐木，冲到江里淹死了。一米八多的男孩子，脸又大又黑，还保持着咧嘴笑的样子，眼泪却大颗大颗地掉下来。他说，家里只剩他一个男孩子了，他走的时候，告诉阿妈他一定会表现好，他一定要翻身。他说，其他同学多多少少家里都汇点钱来零花，但他家里没给他汇过一分钱，看同学买这个买那个，他心里非常羡慕，捡到了卡……。我想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咧嘴笑的脸上，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。

不公平的社会环境，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扭曲。许多藏族学生干部，比汉族学生干部更会说官话，对汉族那一套不健康的官场文化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我常常诧异于达赖喇嘛在五十年后对西藏民众还有号召力，宗教的力量固然巨大，但也可能和政府官员缺乏公信力有关。

我感觉到的另一个问题，是汉藏两族之间的隔膜。在学校里，汉藏学生比较少见有个人友谊。因为国家对少数民族有保护的政策，要是发生争执，肯定是偏向少数民族的。学校和老师反复教育汉族学生，注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。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，就造成了为免麻烦，能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。缺乏个人之间的交流，观察一个群体，往往就只看到了个别很优秀或很糟糕的成员。我看许多网上的评论，说有藏族学生喝醉了酒，拿着刀追砍汉族学生的。我们学校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也有过西藏学生喝了酒，在镇上撒酒疯，砸玻璃和路灯，整个镇子大气不出，听由他砸。但这些都是极个别的，如果你不在这个群体接触，看到的就是这个出格的人，你和这个群体接触，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很好的。将心比心，看到汉族人中间也经常有在外的不文明现象，但那不能代表全部的汉族人。

我很爱我的西藏学生，但我最初的浪漫想法却渐渐消失了，我觉得，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，如果有某些特点的话，很可能是环境打下的烙印。一般会觉得西藏人民淳朴热情，不为物质所动。但我想可能那是长期封闭单一的环境造成的。在我的观察里，我的西藏学生在上海适应得非常快。他们从紧张羞怯很快就变得时尚自信，短短几个月，如果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话，他们很快就和上海的少男少女没什么两样了。他们不是汉化了，而是都市化了，现代化了，这绝不是政府有意为之。

我不相信五十年前的西藏是天堂，因为我的学生给我看过她的家庭在五十年代时的照片，我看了吓了一跳，上面的人又黑又瘦，带着一种呆滞的表情，像是木刻的。她也告诉我，解放前只能活三十多岁。又没有什么婚姻制度，她的两个妹妹，好像和她都不是一个父亲的。也许有游客喜欢观看“原生态的文化”，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来说，他们有权过更幸福的生活，而不是把生活变成化石供人参观。但我另外要提醒我的汉族同胞的是，你不要把一个人的心想得太简